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獨手丐

四、龍亭異丐

這日已是除夕頭一天。姜飛所得四十兩銀子，因乃母善於治家，將三十兩藏好，埋在地底，準備開春買田耕種。餘下十兩留在外面，還了些債，添了幾件粗衣服。又拿一兩銀子做本錢，與人合伙擺一年貨攤，打算不再耗費本銀，就新年裡賺一點錢度日，等把用去的二三兩銀子補足再去買田。一面令兒子上學，從此便可安家立業，不再過那窮苦光陰。姜飛穿得雖然不好，從頭到腳件件均是新制，人也精神起來。每日冒著寒風去往龍亭呆等。從小受苦，愛惜物力，惟恐髒了衣服，去時帶著一塊包書的破布墊在石階之上，坐在那裡一面看書，一面等候。偶然等得心焦，便繞著龍亭走上一圈，習以為常。

這時殘年將盡，湖水結冰（龍亭前有潘楊西湖，中隔長堤，為北宋故宮遺蹟，汴梁名勝之區），雪住以後景物越發荒寒，到處殘冰散雪狼藉地上，凍還未解，天氣又冷，遊人極少，廟內和尚不多，也無什人對他注意。到了中午覺著腹饑，便將帶去的乾糧取出，吃了一飽，想往廟內去尋和尚討點水吃。

剛一立起，忽聽殿台階上有人呻吟之聲。走上一看，牆角陽光底下堆著兩領草薦，一上一下，當中臥著一人，剛剛探出頭來。那人一張長臉，瘦骨嶙峋，一雙怪眼閃閃放光，一臉灰塵，看去和活鬼一樣，朝自己看了一眼又把頭縮了回去，彷彿怕冷已極神氣。看出所著只是一身破單衣。

暗忖，此人想是昨夜來此，凍了一夜，這還是廟中和尚怕冷，沒有出來看見，否則早被轟走。我前二十天偷聽讀書時，風雪交加，又冷又餓，不遇見恩師還不是和他一樣？彼時母子二人當賣俱盡，挨到此時能否保全尚不可知。

越想心越寒，不禁起了同情之念，便走過去問道：「這裡地高風大，今天太陽好，陽光正照還好一點，日色一偏西，北風一起，你怎禁受得住？還不如吃點東西，換個地方睡呢。」

花子聞言，有氣無力呻吟答道：「呆孩子，你倒說得好聽，我連路都走不動，又是三天沒有吃飯，除卻在此等死，有什麼法子呢？」

姜飛聞言，心越不忍，偏巧當日腹饑，所帶乾糧已全吃光，買食物的地方往返有兩三里路，惟恐走開，萬一恩師賈先生走來錯過如何是好？

方在兩難，花子聽他沒有下文，呻吟氣道：「我已決死的人，你還尋我開心，不能幫忙，還要吵我瞌睡。你們身邊有錢的人就這樣沒天良麼！」

姜飛忙道：「這位大叔不必動怒，我也是個窮人，近二十天蒙一恩師周濟剛好一點。我那恩師約我在此相見，已等了多日未來，惟恐錯過，不敢走開。我身邊帶有錢，你如能夠去買吃的再好沒有。否則，這裡居高臨下，有人到此，老遠可以望見。我代你去買吃的無妨，我這書包須要代我看好，恩師如來，更要把話說明。」

「外面風大，請他往廟中稍待，我代你買了吃的就來。他老人家最是憐惜窮人，相貌也極好認，他臉肉得和玉一樣，雖說四五十歲，看去還不滿三十，眼睛極亮，眉毛細長，左眉有豆大一粒紅痣，稍微留心便可看出。我代你去買吃的，你卻要代我看住先生，把頭縮在裡面卻是不行。」

花子笑道：「你等那人也不會來，我不會誤你的事，你自去吧。」

姜飛一心盼與恩師見面，聞言心動，忙問：「我恩師人最至誠，與我約定，早晚必到、怎知他不會來？」

花子笑道：「他要能來，不等今天早已來了。真要見你，不會到你家裡去嗎？你要尋他也行，但須好好請我吃上一頓，你看如何？」

姜飛覺著語中有因，方想詢問，被花子岔過，接口答道：「你只幫我尋到恩師，休說請你吃一頓，再加幾頓也行，你怎知道他的住處？」

花子笑道：「你不是說他左眉有一粒痣麼，這位老兄以前和我是朋友，也同討過飯。你這小玩意兒太鬼，沒有請客便想套我的話，那個不行，反正我看你請客如何，再說如不小氣，請我吃得舒服，開個大葷，我便多說一點，要請我吃個半飽，我便只講一半，公平交易，你看可好？」

姜飛見師情切，彷彿一個快要絕望的人忽然有了一線生機，自是高興，也未想到所說真假，匆匆放下書包，便往街市跑去。

龍亭宋宮舊址，由上到下有幾十層台階，還有一條一里多長的湖堤。方到街上，姜飛惟恐事情太巧，賈先生恰在此時走來，一路飛馳。到了街上，本想買點尋常食物，後來一想，這兩許銀子帶在身上已有多日，這花子也許真個認得恩師，知道下落，就算受騙，他如此窮苦，想吃一頓好的也是人情，好在單買吃的錢用不完，此人身上還著單衣，不如給他再買一身舊棉衣褲，省得夜來受寒。下餘半兩多銀子就是遇見恩師要用也夠了。

主意想好，仗著彼時東西便宜，買了一斤牛肉、兩隻燒雞和一些鍋餅饅頭，又去買了一套舊棉衣褲，共總用了不到半兩銀子，匆匆便往回跑。先還以為買得太多，花子可以分成兩頓。遙望殿台牆角之下花子仍是埋頭席內，並未如約，總算往返尚速，來去湖堤並未遇見什人。

心想，花子也許怕冷，不能怪他，便往上走。到後一看，所留書包也散亂在一旁，花子睡得甚香，只得把書包好，喊醒問道：「你怎睡熟，也不知我恩師來過沒有？東西買來，還給你買了一身棉衣褲，快些起來，穿好衣服再吃。」

花子立時爬起，看了一眼，氣道：「我凍了好幾天，你既請客，怎不買瓶酒？」

姜飛見那花子得寸進尺，心雖不快，但一想到打聽恩師，重又忍住，笑道：「你方才沒和我說，將就吃完，只要說出恩師下落，我能尋見，再請你吃酒也行，你怎麼不穿衣服呢？」

花子氣道：「我沒有酒不能度日，無論吃多少東西也是白費，誰叫你買這衣服的？既這樣說，這一頓只算點心，我也不白吃你，只說一半的話，等你請我吃酒之後再說下文，誰也不要虧誰。」

姜飛覺那花子不通情理，有點欺小，尤其如此窮苦，自己從來都捨不得吃的雞肉好菜為他買了許多，還是不滿意。現成衣服不穿，偏要吃酒。方才同情之心冷了好些。後想，我在此候了多日，恩師未來，所說不知真假，只要真能尋到恩師，便將錢用光也是值得，忙答：「你先把那一半說我聽聽！」

花子怒道：「你這小孩怎不通情理，不知我肚皮餓正在吃麼！如怕上當，我還去睡，不吃你的了。」

姜飛見他一手拿著牛肉正在狼吞虎嚥，往口裡亂塞，吃得難看已極，惟恐得罪，不說出來，只得忍氣靜候，滿擬所買食物三四人也吃不完，哪知花子風捲殘雲，不消片刻吃了一個乾淨，笑道：「味道還好，就是太少。」姜飛見他吃得那等香法，已是奇怪。

再一細看，花子只用一手吃東西，起身身上披著一件舊夾襖，另一手好似怕冷，縮在胸前，始終沒有伸出。雖是獨手，動作極快，沒有絲毫饑寒之色。這時雖有陽光，北風極大，自己著厚棉襖還覺手凍足僵，胸前直灌冷氣，對方一身舊單衣褲，披著一件破舊夾襖，又赤著雙腳，一點也不怕冷，越看越奇怪，便留了神。

花子見他目光注定自己身上，怒問：「你老看我作什？人家說了不算，想拜我做師父，當小叫花子麼？」

姜飛聞言，心又一動。暗忖，那日恩師在書房中講《遊俠列傳》曾說，江湖上頗多異人，往往隱身屠沽乞丐之中。你們以後對人必要謙和虛心，休以貧富論人。此人前後所說雖多可疑，這樣寒冬天氣，睡在當風之處，只穿一件單衣，手腳均無凍裂之痕，吃得又多又快，豈非怪事？

同時想到，以前從未見過，便是今早來時天只剛亮，太陽還未出山，為聽恩師以前所說，想要熬練體力，照例要繞著龍亭上下走上幾圈，曾在殿台前走過三次，也未發現此人。聽他自稱在此凍餓三日夜，雖是假話，能夠這樣耐冷，常人決辦不到。

莫是師父所說異人，不要錯過，且等探詢恩師下落，看他說些什麼，便笑問道：「大叔，不是我心急，實在我想見恩師的面大切了。」

花子接口攔道：「你這娃兒倒真有一點意思，一會工夫便把我長了一輩，這樣稱呼我倒不好意思和你開玩笑了，我實在想吃兩杯，這麼辦，你我同到街上，讓我吃上一頓好酒，索性對你說明，省得你聽上一半心中難過。你買這身衣服我用不著，拿去換酒，再把你身邊半兩多銀子湊上，也足夠我一頓了。」

姜飛覺著，母親平日省吃儉用，擺個年貨攤才二兩銀子的本，東西好幾大堆，今早卻被花子把身上的錢全數用去，心中實是不捨。無奈急於要知恩師下落，又聽花子把自己所剩的錢明說出來，心又一動。

暗忖，吃虧上當只有一次，此人實是奇怪，為了想尋恩師，就是被騙，只好認命，我已答應了他，不如放大方些，便把身邊的錢全取出來，笑說：「大叔，實不相瞞，我是一個窮小孩，此錢便是恩師所賜，放在身上多日，分文不捨得用。本心是想請你吃飽，穿好衣服，再送一點與你做一小本營生。你要吃酒，把它用光，我也無法。」

「不過我恩師是位至誠君子，分手時節說好在此相見，早晚非來不可。也許人在生病，故未前來。天下事情太巧，萬一走來錯過，如何對得起他？這些錢請你拿去，自己買酒吃，我仍等在此地，你能先對我說真話自然感謝，便是先往吃酒，回來再對我說也無不可，你看如何？」

花子聞言，哈哈笑道：「二哥眼力果然不差，想不到你小小年紀竟有這樣志氣，你的錢仍拿回去，我雖隱身乞丐之中，不肯取那非義之財，每日一醉，還能憑我這三個指頭取來，只不過我身邊向無餘財，沒有多的送你便了。」說罷，將錢遞過。

姜飛早聽出對方口氣似與恩師相識，又肯將錢還他，分明有意相試，心中驚喜。見那銀子除原有外還多了一兩整的，忙問：「大叔所說我都不解，這銀子也多出一錠，我已送與大叔買酒吃，如何再取回來？」

花子把面色一沉道：「小娃兒家，能捨己從人已是好的，在我面前賣弄聰明卻來不得。多出這一點為數有限，不能算是送你，斤斤計較作什，再說便假，你師父的話我就不肯說了。」

姜飛不敢再說。心想，這位大叔雖是異人，光景也必窮苦，如何能要他的錢用，且等聽完再說，忙即接過，恭身答道：「我非有意，大叔不要見怪，我師父的事你老人家怎會知道？近日可曾相見？」

花子笑道：「非但相見，連他走還是我送的呢。行時匆匆，無暇與你相見，又恐對頭看破，並還給你留了一信。本來早要交你，因他說得你小小年紀那樣好法，不大相信。我和他打賭，並還到你家中探看幾次。因那幾日連我也防連累好人，不便來此。另命一人來此窺看，回去說你每日冒著冷風在此讀書苦等，一連二十多天沒有絲毫懈怠，實在難得。」

「昨日你師父的對頭方離開封，才得親身尋來。此信在你師父走時命我轉交，離開你們見面落雪之日三四天，你師父本定第四日天晴便來赴約，不料當夜我使得到信息，對頭已由北京趕來。本來事情還不至於洩漏，偏巧他為土豪之子寫了一堂壽屏，他那一筆好字容易被人看出。」

「本來他已隱跡多年，對頭都不知他下落。自從前年在山東濟寧州為了無錢度用，人又耿介，不肯伸手向人。正在為難，恰巧寺中和尚要寫一個大匾，共只得了四兩銀子。剛被對頭手下看出字跡，他便被土豪請去教書。仗著事前小心，又無行李，說走就走，賓主雙方當時起身，廟中和尚不知何往，等對頭得信大學尋來，人已不見。知他性情孤高，富貴中人向看不起，沒想到會去土豪家中教書。」

「他本定隱避三年，今秋我來開封，偶往土豪鄰家行醫，除一毒蟲。他聽下人說起，半夜出來尋我，才來龍亭相見，照例每來都在夜深人靜之後，因那惡奴看他不起，學生一去便自回家，往來數月均無人知。前日月明之夜出來得早了一點，無意之中救一苦人，致被對頭手下看出破綻。」

「因在深夜，對方只得一人，雖經我上前戲弄，將其引開，未被看清面目，但已引起疑心。近一兩月對頭人來越多。落雪第二天關中來了兩位好友，也是尋他多年，由我口裡得知他的蹤跡，風聲已緊，再將筆跡現出，更易被人看破，經眾力勸，方允起身。他還覺著土豪人雖俗惡，待他還好，恐有連累，行時並還留有一信。」

「哪知本省藩台和土豪至交，因他不願寫那種應酬東西，寫時沒有用心，敗筆甚多，筆跡並未被人認出。如其晚走一二日，必往龍亭赴約。那幾天這一帶對頭正當地方官府巴結廠衛，在此賞雪飲酒，接連三次，他又膽大，難免相遇，非出事不可，總算運氣，自他走後我們又布下好些疑陣，今已無事。」

「我知你雖然聰明向上，為人誠毅，但你家中貧苦，難免小氣，不知度量如何，今早故意來此相試，想不到你對自己那等刻苦，對人如此忠厚，實在難得。你師父走時所留的信雖然今日才交，累你多喝了一二十天的西北風。你為人心性已全看出，於你頗有益處。等你看完信再說罷。」

姜飛一聽，恩師避禍遠走，暫時不能相見，好生難過。剛一接信，便認出上面字跡，與以前所拾舊書上的眉批一樣，想起雪中送炭、解衣推食的恩情，不禁流下淚來。開信一看，才知那教讀先生是個文武雙全的俠士，真名早隱，人都稱他樂游子。因其名望太大，又得罪了好些親貴，仇敵太多。

最厲害是宮廷中那般權奸巨猾，一個不巧便要連累許多好人，不得不暫避凶鋒。近一二年隱居土豪家中原非不得已，本來早有去志。那日雪中分手，忽接良友警告，約往秦嶺深山之中隱居避禍，時機一至相機起事。因見姜飛年幼聰明，有志向上，本想收為弟子，偏巧事與願違，連臨別一面都苦無暇，特托同盟至友四師叔席泗代交此信，轉達心意。

並說：「目前官貪吏污，民不聊生，每一省縣必有幾個著名的惡紳勾通官府，欺壓良民。朝廷信任權閹，無惡不作，以致民怨沸騰，盜賊蠱起。人民痛苦已達極點，不久天下必要大亂，單是讀書還不能切實用，我又遠去秦嶺，無人教你，你母年老多病，又難遠離。」

「看信之後，可先求你師叔傳授一點武藝，一面尋一好老師多認點字，照你最近數月聽我所講幾本能切實用之書，用心研討，只要用功，久而自通。你年紀還小，不可求進太急，別的話尚多，臨行匆匆，也說不完，可向師叔求教，自會指點。你四師叔異人奇士，文武全才，為想救濟人民，結納同道，雖然隱跡風塵，並非真以乞討為生；醫道又好，如願求學，將他醫術得來也可救人。」

「不過你四叔生有特性，雖經我再三求說，答應收你做一記名弟子，傳一點武功根基，別的全要仗你自己虛心求教，能夠對他心思，方肯傳授。他又四海為家，行蹤不定，我去之後他未必能多耽擱，至多在此三兩月，不過明春必要他往，這短一點光陰必須用心努力才好。」

「你年太小，不可自誤良機，將來學成也無須去往秦嶺尋我。一則我那地方隱在亂山之中，險阻甚多，去了也不易尋到。主人雖是我多年老友，但他世外之人，與我心志不同，我不時還要往西南各省走動，未必能長在山。等你年紀稍長，學有成就，到時自會尋你。我信上不寫明地方由於此。」

姜飛看完悲喜交集，忙向花子禮拜，口喊「師父」。

花子笑道：「快些起來，你家住在此，被廟中賊禿看見，又驚俗人耳目，可先回家等我，和你母親說好，好在你母子共只兩間小房，無人同居。今夜我來尋你，再作長談，這身棉襖褲我拿去送與苦人好了。」

姜飛見他雙目神光炯炯，不怒而威，說出話來直截了當，不容違背，料知不願外人聽去。

剛一應諾，席泗忽然低聲催走，故意笑道：「你這小孩帶的東西我已吃掉，你和我吵有什麼用處，誰叫你自己走開，我還當是好

心送我的呢。再如絮聒，連這幾本破書我也不還你了。」

姜飛回頭一看，廟中兩個酒肉和尚正走出來，知他用意，故意答道：「你這人好不講理，書包還我，我買來過年的東西也不要了。」說罷假裝賭氣，拿了書包便往回走。

到了下面湖堤，回顧席泗正與和尚爭吵。和尚說席泗污了他的廟牆，必有蟲子遺留，逼著席泗打掃乾淨，否則送往縣衙枷起。

席泗哈哈笑道：「你們這班賊禿驢不守清規，好吃懶做，因見此時無什香客遊人，從上到下到處冰雪污穢，也不打掃，窮爺不過借了你不滿七尺之地，便想叫我把這幾十層台階連同湖堤為你打掃乾淨麼，簡直是瞎了眼睛做夢呢！」

和尚聽他反口罵人，同聲怒喝，立有許多僧徒相繼趕出。

和尚便說：「這花子污穢禪林清靜之地，偷那小孩的年貨果餅，是個惡巧匪人。」吩咐僧徒綁送官府枷打，活活餓死，並令將那小孩迫回作證。

說時，早有兩個精強力壯、神態蠻野的惡僧上前。剛一伸手，便失聲驚叫，退了下來，甩手呼痛。別的和尚還不知道厲害，一擁齊上，有的並往廟中取出棍棒上前亂打。席泗也不理睬，口中仍舊笑罵不已，也不還手招架。晃眼之間，是打人的全受了傷。

為首惡僧看出不妙，連呼「反了，這賊叫花會妖法，快叫地保官差送官究辦！」

另一和尚便追了下來，對姜飛道：「這乞丐是賊，他把你東西偷掉，我去報官，你不要走。」

姜飛見眾惡僧圍攻席泗，早已憤急，聞言氣道：「他又不是偷你們的，你們多少人打一個，我沒有那麼大的工夫。」

惡僧怒喝：「你這小孩怎不知好歹，只要敢走，你便是他同黨小賊，送到衙門叫你吃罪不起，乖乖上去等候，包你能將偷去的東西迫還，你走就吃苦了。」

說罷伸手就拉。姜飛被人抓住，年小力弱，又掙不脫，正氣得亂跳，說：「再不放手，差人到來，就說你們無緣無故多少人打他一個。」

惡僧大怒，伸手一掌，姜飛剛往旁躲，猛覺急風颯然，嗚呀一聲，對面惡僧手已鬆開，立在原處不能轉動。原來席泗已由上縱落，不知用什方法將惡僧定住，不言不動。

再看上面僧徒已倒了一大片，好生驚喜，剛要開口，席泗已使眼色止住，怒喝：「你這小鬼想代禿驢作證，說我是賊麼？不看你年小，我便將你抓死，還不快滾！好容易一頓夜酒有了著落，你偏在此討厭，就活不成了。」

上面又有一個肥頭大耳、穿得極好的中年和尚一路搖手亂喊：「不要動手，有話好說！」喘吁吁跑了下來。

姜飛認出廟中方丈法光，知其平日勾結官紳，頗有勢力。又見席泗厲聲怒罵，裝得其勢洶洶，聞言會意，只得故意咕囁著說：「連和尚帶花子都不講理，欺我小孩，我找人評理去。」

邊說邊往回走，耳聽法光在後高呼：「小孩回來，你到街上去尋那專治外傷的邢武師，請他帶點藥來，少時給你跑路錢。」

姜飛裝不聽見，仍往前走，耳聽席泗哈哈笑道：「你想叫那小孩尋那賣膏藥的小邢來報仇麼？有話明說，不必費事，我自到你廟中等候，還有兩個未動手的還能跑路，只管尋人好了。」

法光急得連聲分辯，重又大聲疾呼，說：「那小孩不要去尋邢武師了，省得這位窮爺多心！」

姜飛回顧，法光已陪著席泗走去。先倒的和尚也能走動，看神氣似要跟來，被法光喊住，一同往上走去：因是寒冬歲暮，下面湖邊雖有幾家居民，相隔尚遠，事情又完得快，多未驚動，只有三四人從遠處看見，趕來探問，遇見姜飛，告以有一窮人在廟前曬太陽，和尚說他髒了地方，罰令打掃冰雪，爭吵了一陣，窮人寡不敵眾，已被迫答應。

眾人均知廟中和尚強橫，聞言不平，咒罵了幾句，便各退回。